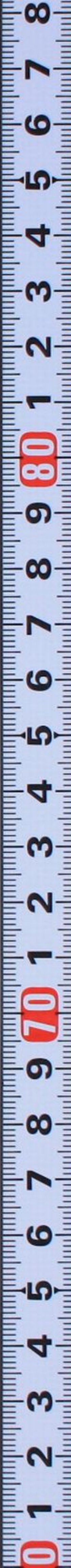


說
郗

正
七
五

12
6
27



112
6
27

說郭目錄



弓第二十五

遜齋閒覽 范正敏

稗史 仇遠

志林 蘇軾

因論 劉禹錫

晉問 柳宗元

窮愁志 李德裕

席上腐談 俞琰



說郭目錄 弓第二十五

讀書偶見

田間書

林芳

巨鼇記

闕

判決錄

張鷟

遜齋閒覽

宋

范正敏

名賢

妙齡穎悟

楊大年内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剛果而和



程丞相琳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僚佐飲酒則咲歌歡諧釋如無間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達野逸

性度寬弘

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弘詞學瞻麗嘗預鄉薦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踈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鷄者可乃

携壺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全里閭不能烹鷄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拏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誠無犯年六十七而終

詩談

牧之詩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明皇帝紀以十月至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

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非事實
唐叅軍簿尉

杜甫贈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辭韓愈贈張
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
寄小姪阿宜詩云叅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勦一語不
中治鞭箠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叅軍簿尉有過卽受
笞杖之刑猶今之吏胥也

花瑞

楊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園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以
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於藜中得黃綠稜
者四朶土人呼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
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全賞時王禹玉作監
郡王荆公爲幙官陳秀公初授衛尉寺丞爲過客其
後四人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證誤

吉貝

閩領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采其
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

進齋閑覽 三
邑等國出吉貝木其花成時如鵝毛抽其緒紡之以
爲布與紵布不異亦染五色織爲班布正此種也

通應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
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
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
之訛者

夷言無正音

歐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爲阿布
機後有人自虜中歸云虜人實呼爲阿保人以爲傳
聞之訛余嘗思之蓋夷言無正音用華語譯不能無
訛謬如漢身毒國亦號捐篤其後改爲乾篤又曰乾
竺今遂呼爲天竺矣譯者但取其語音與中國相近
者言之故隨時更變而莫能定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
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
事又選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

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引易緯文

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
繆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
所引按王克論注乃易之緯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
矣

雜評

編詩

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

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
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而不知變也至
於甫則悲歡窮達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
其詩有平淡易簡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
三軍之師者有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有寂泊閒
靜如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
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
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
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語兼人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

者又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語之李杜豈當時之論有所未當歟公笑曰名姓先後之呼豈足以優劣人哉蓋漢之時有李固杜喬者世號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謂之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謂之李杜取其稱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白杜甫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無人謫仙死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爲優劣如今人呼其姓則謂之班馬呼其名則謂之遷固先時白居易與元稹同時唱和人

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唱和則謂之曰劉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炯固嘗自言余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以優劣人也晉王遵嘗戲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邪恢答曰譬言驢馬豈驢能勝馬邪君若執稱呼以爲優劣將復有以此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欺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昭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

遊齋開覽
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
無相忌也

人事

安石遇人談文

舒王退謝金陵幅巾杖履獨遊一寺遇數客盛談文
史詞辨紛然公在其側人莫之顧有一客徐謂曰君
亦知書乎公但唯唯復問君何姓公拱手而答曰安
石姓王衆賓惶慚遽謝而退

修寺焚僧

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願
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欽督其事紹欽日
與僧笑語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于庭呼僧從願僧
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
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

娶婦離間友愛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友愛其季娶婦逾年輒諷
使其夫分異夫怒詬曰吾家義居三世矣汝欲敗吾
素業耶婦乃不復言而其仲每對親戚常切齒以語

此婦必敗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
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
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
逐妾向勸君卜居于外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
污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族乎季怒遂
逼其兄折居而孝友衰焉

婦人之妬

婦人之妬出於天性殆不可開諭甚者雖脇以白刃
不變也故小說載唐太宗賜房玄齡妻酒事至今以

爲口實近世士人中二事尤異皆不欲顯其姓名陳
好古通直云四十年前撫州監漕范丞者妻色美而
妬范甚寵憚之同輩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
夕范輪次直宿謂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
捕其同寮李供奉平日與范無間素知其妻妬乃戲
取官妓奴履密置范卧具中須臾務吏挈衾囊歸妻
披衾見履神色沮喪詰吏所以來吏對不知於是泣
怨良久因拊心而呼曰天平吾至是耶乃入室闔戶
而寢頃之范還排戶而入則妻奄然死矣又有人任

湖南倅妻生一子始及晬倅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
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與倅有舊倅爲開
宴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頃
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見鈴吏擎生肉二盤一
置倅前一置客前倅愕問其故則其子之肉也蓋妻
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刲肉以獻其忍毒至此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其中五
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

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擊朴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
怒曰狂鬼敢爾邪命闢戶移榻于中庭乃持刃獨寢
於是徹旦寂然人語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劉喜焚妻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岍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
通夫歸給語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
受辱於人又不忍聞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
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得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
諸野子夜則潛狂奔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

因進百金托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
火焚之卽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奇其節而釋其
罪

醫巫

田崑閩人以醫著名尤善治療疾察形診候度疾淺
深以計所酬之直約定始肯爲治多至五百千少不
下百千疾平酬受期以時月未嘗有失崑後自得療
疾歷試平日所用之方無一驗者遂死南人信巫有
疫癘不召醫惟命巫使行呪禁辛巳年臨江大疫群

巫盡死餘人不治多自瘞然則俗巫豈足恃乎

栢木中作笛聲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
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
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
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聲如期
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
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
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腸癢疾

傅舍人爲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癢之疾至其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數年方愈此疾殆古人所未有

應聲虫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勗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聲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勗如言讀至雷

丸虫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河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伎所以唯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腹鳴如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鑿皆莫能名其疾

嗜酒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飲興一發則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常日欲飲時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中忽爆裂爲十數片士人自此惡酒

諸異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嘗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

二十年曾晝過縣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謂之海市切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頃輿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遠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陽宮府樓堞居民宇舍影著壁上亦物物可數又家弟公叙曾夜

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忽聞院後譙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陰冥之事盖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諧噱

頌蝨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

公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長年術

莆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盖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唯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理謂

四坐曰海內州郡何處最爲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
望最重容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叅
軍他州何可及也

海南人情不惡

東坡自海南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問
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某
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携酒饌直至舟次相送
執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
再得相見

應舉忌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犯落字
者則忿然見於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語安樂
爲安康忽聞榜出亟遣僕視之湏臾僕還冕卽迎問
曰我得否乎僕應曰秀才康了也

鬻壻

今人於榜下擇壻號鬻壻其語盖本諸袁山松尤無
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而不
得辭者有一新貴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

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遜
既至觀者如堵湏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
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
迹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
笑而散

作詩尙對偶清切

魏達可朝奉喜爲譔談嘗云李廷彥獻百韵詩于一
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盡
然哀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是廷彥遽起自解
曰實無此事但尙對屬親切耳

作邀僧夜話詩

許義方妻劉氏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忽一
日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隣里親戚往還
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戶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
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時作小詩以適情耳
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隣
僧閒話

汎志

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麻胡

今人呼麻胡以佈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偽趙石勒虎以麻將軍秋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市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卽絕至今以爲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汝胡震用其民每以木鵝爲試鵝流不迅謂濬河

不深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或云胡本名祐胡者爲其多髭髯也

李庭珪墨

唐末墨工李起與其子庭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庭珪始名庭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庭邽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庭珪之弟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珪墨爲染飾今人

間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偶誤遺一丸於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旣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焉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

風土

土宜

陝西鳳州妓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堤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

鄉有四出問何物答曰漆栗筆蜜

動植

禽鳥有智

鷓鴣能勅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鳩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卽蠹虫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鷺鳥莫能見燕銜泥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卽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鳩

有人任領南宮至山寺登厠忽有異禽飛集厠前石上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蛇乃銜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鳩鳥也蓋惟食毒蛇乃能成其毒

又

蘄州黃梅山有鳩巢于山巖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艸每春生子能飛乃送出山唯二雌雄獨留此與金山石穴二鷄無異

百勞

百勞一名梟一名鵙能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能禁蛇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又標其首於木故後人標賊首以示衆者謂之梟首余嘗偶居北阿鎮小寺寺後喬木數株有梟巢其上凡生八子子大能飛身皆與母等求食益急母勢不能供即避伏荆棘間群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能逃乃仰身披翅而卧任衆子啄食至盡乃散去就視惟毛嘴存焉

毬魚

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人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
傍有物正如鞠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線語味極
肥美土人但呼爲毬魚

種松令偃蓋

蘇泊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
大根惟畱四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稗史

元 仇遠

志孝

割股批乳

吾里堂溪袁鎮天性篤孝父晚年得心疾體羸幾死
一日割股肉和湯液以進疾乃愈活十五年而歿家
君諱聞祥值母病經年每與醫搜藥皆不愈家君炷
香告天刃其右乳煎糜以食僅延母氏數月之命石
門毛良孫父久患腹痛瀕死良孫密封股託他肉以

食之父病尋愈隣家陸氏母病一月危子淬刃批左乳以食之亦愈又有毛婦丁氏養姑甚孝姑病割股肉作羹食之而痊嗟夫割肉一也或生或死豈非命耶或者謂割傷股膚爲非孝則過矣夫身乃父母之身也父母病苟可以身代亦爲之矧鬻肉之足惜乎古人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其意謂鬪狼猖獗殘形之類耳若夫剜所受之肉活幾死之親發於真情自不容已烏可謂之非孝乎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志善

雷隣還券

天台縣有宋氏家本富後貧築廬於隣家作一詩與之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西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讀之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值鄉人嘉其誼

志賢

謙益

徐司戶逸字無競天會人號竹溪又號抱獨子少與

朱文公爲友公提舉東常平日過天台訪其家燃燈
夜話至鐘鳴而別公嘗托無競作謝恩表書曰可放
筆力稍低使人見之無假手之意也其受人推獎如
此

賢母

淳祐初元浙漕王楚子文遭論罷官以母夫人年高
托言得除以悅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諍
忤時相罷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爲喜汝復何憂

侵葬塋地

李侑字子列奉化江口人也人有侵葬其先塋之側
或曰請訟之子列曰訟則彼合徙柩也昔季武子成
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猶許之此特鄰逼
爾初豈害吾事也况葬已揜藏忍使之暴露邪鄉曲
賢之

志言

桃符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撥
其短大槩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

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未
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
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間

後學訓

慈湖訓後學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甚
於瞽身不遠聲利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痼

理到之言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
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

理到之言也

志異

狙猿朝廟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傍以千
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超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狙
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

志恢

好奇

江西古喻蕭太山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亭

科史
曰亭亭越陳持節某提舉江西日蕭延飲徧歷亭
館次觀其扁至洞公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洞
蕭爲不憚

優戲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虛有金姓者世爲伶官
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時
熟其爲人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
如期往爲優戲作譚云某寺有鍾寺奴不敢擊者數
日主僧問故乃言鍾樓有巨神神怪不敢登也主僧

亟往視之神卽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鍾
神主僧曰旣是鍾神如何投拜衆皆大咲范爲之不
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嗟夫凡人
當困苦之中忽得所謁不低首下心以順承其意則
諂貌諛詞以務悅其心求固其寵惟恐失之伶人以
亡國之餘瀆危隣死乃致譏於所欲活之人快其忠
憤亦賢矣哉

罔兩

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代去邑人作旗帳餞之其一

和史
云鄭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詔覲皇都邑人借留不肯住誰能舉網羅雙鳧鄭大喜每有宴集必出示之其弟亦作宰而歸無有餞辭頗以爲羞乃曰此非頌兄之美乃譏兄也網卽罔雙卽兩鳧卽鴨其意以爲罔兩鴨也兄怒命焚之

諱名

錢大參良臣自諱其名其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可

咲可咲

志林

宋 蘇軾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
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
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簞衣箠笠
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浪不

志林

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
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
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戲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
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
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

臨臯間題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

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
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
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陳氏草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
雪如風中絮如群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
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王龍丘子欲作庫
頭參寥子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戲書顏回事

顏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
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
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
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世
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
卽藍也冰卽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以爲膳羞曰酒
其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爲
辨信其醉夢顛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顏躅巧於安貧

顏躅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蠲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
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精
神不全蠲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
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
顏躅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是猶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

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躅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躅之巧也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劉聰吳中高士二事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劉伯倫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卽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

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八蜡三代之戲禮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猶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首稽首而記其事

唐村老人言

儋爾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有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咲可咲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
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
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
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
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
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
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
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

志林
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觀音呪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摠沒事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碗水

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闍黎會得

誦金剛經帖

蔣仲甫聞之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念卽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饑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袁宏論佛說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畧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贈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記夢叅寥茶詩

昨夜夢叅寥師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

題李岩老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文葦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竟無

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
名者與此何異哉

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十二

妙摠師叅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歎知其詩文
所不知者蓋過于詩文也歎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
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徑山長老維
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
甲乙任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
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
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
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辨才歸寂後道俗皆宗
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
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
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
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
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樂與之
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
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
逸絕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
中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諳練世事高麗非
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
法詞辨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
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愛放而
不流其爲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閣黎
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
久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沙彌叅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
元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子謂曰出家
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

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叅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戒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荅之歎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戒使歸見之致予意且謂道子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稽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嬉息又甚於退之也

三老語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余觀之

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桃花悟道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曰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修身曆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荅曰子宜置一卷曆書日之所爲莫夜必記之但

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効旣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若無好湯使多嚙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

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錄之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施牙爲施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餽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

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
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
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
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
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
后夫人見大練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
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

郊詩髮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作廁中婢曰
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廁中
殆是無所知也

梁上君子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
千緡畧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圻壤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虜有覘者以爲真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洲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

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記過合浦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成蠶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

志林
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送人游浙東

到杭州一游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
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
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
其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心師之遺跡
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
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
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
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
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
耳

游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
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
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

志林
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
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
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其下臨蘭溪溪水西流
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
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
將白髮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
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

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礎石五丈不得其
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
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
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
餘其煑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記遊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
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
不覺作一絕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

志林
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
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
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
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
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
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
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
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
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摠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
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
面自只緣身在此山中作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
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水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
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
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
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儋耳夜書

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
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
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
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
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誨者
未必得大魚也

憶王子立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
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

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徐州對月酣歌
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
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
哉

記三養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
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
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
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志林
謝魯元翰寄暖肚餅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記六一語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閒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因論

唐 劉禹錫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爲
 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
 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
 智不逮於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寓以因
 爲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劉子閒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

因論
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
士淪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跛者造焉而善馳矧
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脉觀色聆聲參
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聲
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爲夫疹
之囊橐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予
曰服是足以淪昏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
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
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臆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絕

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
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闕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
難遭已顧醫之態多嗇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盍重
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徃旣效猜至
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
周體如疝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叱曰吾固知夫子
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
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
以安神易則兩躋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

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昨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昨增增扶班
白挈羈角齋生噐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
宋人梁人毫人頽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
聞隴西公暢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
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徠之薄歟蠲復之條歟振贍
之典歟碩鼠亡歟瘼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
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釁而武臣顯焉牧守由將

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
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驚其理而蟬其賦民
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遷也非阡危擠壑不能
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
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
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
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因浩歎曰行積於
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
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

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
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
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
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塊歟
何足之病歟今轂棘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塊
其形飯之至也病而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
儻軍以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

掣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輶不倚
及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腠以畜豢之則無用
以庖視之則有羸伊禁焉莫敢尸也南聞邦君饗士
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平聲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
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寔且無長物
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蹶然而哈曰
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齧肥飴子而衣
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
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利其財子惡乎落吾

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
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旣帝
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陔下敵擒鍾室誅皆用
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匱
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
用極則憂明已

傲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方旣釋紼纏榜人告予曰方
今湍悍而舟鹽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

御以室之灰以堊之麩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
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遄止兢兢然累辰是
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
暇自逸或游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
尚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窾隙潛澍渙
然陰潰至乎淹簣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墟僅以
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
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曩予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
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

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邾行吳君忽晉
宣戶居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
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
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紵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
乘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
間中貴人噐之謂宜爲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
師頃其至則仡焉五輩咸頌其體毅其容動睛睜如

曳趾岌如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伾由將授也
說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
傍如無人中若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扶鼎如飛者綯
鍵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債者屣巨石而齋如流者
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
有客悱然自奮白斯誠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
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振袍服我之力異然以道
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
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雄於匹夫然猶驛其

駢餼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滿其輪鶴其書
矣予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用於心者
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
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
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
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
侯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櫝
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
我與歟

說驥

伯三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林
之穉穉飲之汚池廐歷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
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駟
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
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
相術於馬也尤工覲之用體眙然視聽然笑旣而抃
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覲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
精妍態宛如將如華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

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垂方是用不說于
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曰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
閑次可以鬻千金裝也聞言竦焉遂倣其僕蠲其皂
筐其惡屨其溲糞以美薦秣以薶粒起之居之澡之
拒音震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
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買也
微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
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
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槌策不知其籥雲耳昔之嘘吸

也謂爲疵爲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
雖曠日歷月將頓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
方之於上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羖皮乎客謾
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
猶違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
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
莫能興逮浹日子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診

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
所苦既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
步焉面不能罷類髮不能栉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
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踈錦反如復瘳于躬進藥
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
然執栝圈恃予于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
呻也講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
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諄而答云已之被病也兀然
而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

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
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歎曰始予有斯僕也
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垂顛廐則馬瘠常謂其
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
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
神櫟賢唯理所以曾何膠於域也

晉問

唐 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
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
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
霍汾澮以經其壩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爲平
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聳岬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秦
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覲關

晉問

五言
蹠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
戴之翔舞澗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
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
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
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瀆濁糜沸龜
鼉詭怪于于汨汨騰倒馱越委泊涯涘呀呷欲納摧
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
撼錫于嶮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摧拔泐汙洞踏
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橦檣

之所御鱗川林壑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汙汙
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
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
爲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
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爲
棘爲矛爲鍛爲鈎爲鏑爲鏃爲槊爲鏃出太白徵蓐
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襪襪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
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

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
水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
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爲小鑠雲破霄跼墜飛鳥
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
掖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警羣夷技擊節制
聞於天下是爲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
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
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爲美觀也先軫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爲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塞氣勁崖圻谷裂草
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說說溶溶紘紘輻
輻麟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駮駮然而陰炳
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
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拂而不
止羣飲源稿迴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漬漬焉
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怛開合萬狀喜者
鵠厲怒者人搏決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斲山
抉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攬地

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
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蝨集啾啾
漶漶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糜指
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
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
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
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
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旣至寒氣凝成外澗內貞瀋
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歛
傾礪壑之紆縈凌巘岈之杪顛漱泉源之淦滢根絃
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
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穉填層谿丁丁登登礪
礪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漰漰洶
洶薨薨若鷲若崩若螭龍之闔風霆相騰其殊而下
者札嶮捎殺摧崒塊北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鷓鷯鶩鶩號鳴飛翔羆豸虎兕奔觸鼉慄
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繁柯

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肆兀轉騰冒沒
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前者汨
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掉首軒
尾瀕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
旣渟旣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
林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
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
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
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

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
陳四累之下也且虓祁旣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波濤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
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
罩留麗罍織紕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
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戮
白龜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掬縮推移梁
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躡擁躡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
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

摛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者猶
仰綸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
就齟切莫保龍籍具糝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
散遠去若夫魴鱠鮪鯉鰕鱧魴鱖之瑣屑茂裂者夫
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
填溢饜飫腥膏舄鹵聞膾炙之美則揜鼻蹙頰賤甚
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
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

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畹之
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漚漚紛屬
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
延布脉寫膏浸漑濕滑汨彌高掩庠漫壠冒塊決決
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澠瀛沛濺偃然成淵潏然
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
漉甘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縹結迅
詭廻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纂纂奮債離初鍛圭椎
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水裂雹碎龍

從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口
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歛合
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曠乎滌乎狂山太
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
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
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川和均兵食以征以貢其
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
以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
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
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
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
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遯以爲侯伯
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
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
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明行所嚮達禁止
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

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
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響有嘉樂宴有庭實登
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
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
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
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騷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
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
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子曰近
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摟他人之力以自爲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
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
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
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
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
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不怒有昌言儆
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
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

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茅坤曰予覽子厚所託物寓言甚多大較由遷謫僻徼日月且久簿書之暇情思所嚮輒鑄文以自

娛云其旨似別托而其調實近于風騷矣

窮愁志

唐 李德裕

予頃歲吏道所拘沉迷簿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
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
論世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消此永日
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思頗有
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文章

魏文典論偁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惟蘇庭碩叙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旣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

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

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
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杆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
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
金翠美質旣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折羣疑相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
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爲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爲
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

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澈雖水精
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
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
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
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
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
鉤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而粹
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
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

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避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間居三日

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治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爲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却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

石室之間生雪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疎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亦猶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麗無不爲妖覩之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禎祥何以言之栢靈之世多鸞鳳丘墳之上生芝草神仙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次可以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則瞽瞍之墓曾皙之墳宜生萬枝矣何者爲仁孝之瑞唯甘露降於松栢縞鹿素烏馴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遇

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
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
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名從在郡時有芝草生於督郵
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栗
鐸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目所驗非自傳聞
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竊
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
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爲魏室之妖
啓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

穀雉雉之變耳

喜徵

陸賈稱螭子垂而百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
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常思之蓋以人肖圓方之形稟
五形之氣有生之最靈者如景如火忽有歆然感
氣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溼熅煦
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鑒
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
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螭子垂於簷楹之間

室有明燭膏爐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
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席上腐談

宋 俞琰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
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
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
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者不暝在
風在地者暝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
使然也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然有出入之
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
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虱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
然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爲陽在
山北者爲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
及也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
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
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鳥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
左爲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說陶隱君曰鳥之雌雄
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
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一作仰其軀非徒生

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
先褚氏遺書云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

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注云壁窓戶牖兩面伺
之皆承來氣衝擊于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
葉下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漑滿捻上懸之
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漑不
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
子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于銀
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
然也又依法放于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

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于泥丸則
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
術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嚙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
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馬病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爲甚醫書云馬火
畜也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
乙鱉去醜鄭氏云皆爲不利人也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鮐魚有骨名
乙在目傍狀如篆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
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子謂鄭玄謂乙
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也
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折如
巴字或謂蛙形象出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
也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
鴨鵲猶狗亦皆能之豈特鴨與杜宇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
貌設几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
與其食

古之素積卽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
倞註云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蹙其腰中故謂
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

織音志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

寫爲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毼子謂毛之細者毼溫柔貌
書堯典云鳥獸毼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幘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幘頭幘字音伏
與幘被之幘同今訛爲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綃帕首蓋以紅綃轉其
頭卽今之抹額也帕首幘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
物

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
想卽是今之罍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柘拔

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琵琶又名鞞婆唐詩琶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
琶壞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
爲胡撥四

感栗二字幽詩說文感作畢朱晦菴曰筆籒元名悲
栗言其聲悲壯也悲鬻畢三聲皆相近

古之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卽今之承落也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畢月烏丹書云烏月兔蓋謂日
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

陽也

讀書隅見

宋 亡名氏

古今之士無立錐無蓋瓦者甚衆饑寒亂心有能安
於恬素者亦是天分學力過人處學子與士大夫得
做好人須是有以養其外以外養護內養夾持得秉
彝住便是聖賢地位三代時人人有田真是內養底
本領孟子曰無恒產者無恒心無恒心而有恒心惟
士爲能正慮爲士者無田失其恒心也蘇秦曰使我
有洛陽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乃是說無恒產至

讀書隅見

此孔明告蜀先王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自給蘇老泉
亦云洵有山田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饑有田者真可
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田而喪氣殺身者此又不足
道矣若無田而衣食行古之道如孟東野輩韓文公
烏得不重拳拳

豫章生在衆木至七年而後枝葉始別稗麥生在麥
田中其形似麥更無分別及至穉生方知非麥要之
人物材質之良與不良須待久而後見

文章家貴于風行水上繁星麗天此一說也回旋曲
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
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兩字言
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
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黍之穗其三曰
彼黍離離彼黍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
黍之生毓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
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
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問矣由淺而

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之情箴規之意與文章法度
節奏一步通一步多少涵畜讀之令人神爽如桃夭
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蕢其實
其三曰其葉蓁蓁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尤不可
以不知

開基人君乾卦似之中興人君復卦似之自然其覆
露蒼生同一造化

伊呂之後孔孟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惧好謀
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

個字孟子十二個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
法累千萬言大段是暗昧

余嘗謂主客之間有數等人其上則師其客其次則
友其客又其次則客其客下此則與主客胥失矣及
見秦少游論袁紹之亡其言曰其亡不在於官渡之
敗而在於殺田豐且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
強失士者憂何秦坑焚之不思耶

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道爲靜者僅
得之矣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是時佛已有因果法

第王化未熄佛法未敢彰露自漢以來與徼外諸國通佛法至中國遂大國燧者以南史傳海南諸國攷之其莊嚴金碧正如今佛事去處吳時中朱泰應從事泰應嘗使於尋國泰應謂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視出於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之人徃徃奉佛欲死後超至西方極樂世界但未曾攻究不知其境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

不知之豈知中土卽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耶是褻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緯思所以爲佛國者必其人機械心忘故也字亦有義田家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陳后山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白是而下漢官儀載馬弟伯封禪記儀爲第一其體勢雄渾莊雅碎語如畫不可及

讀書附見 四
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
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
單薄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
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
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授帶命邀之

田間書

宋 林芳

言非也不言非也當言而言則其言順不當言而言
則其言暴不見鐘鼓乎扣之則鳴不扣而自鳴者人
莫不以爲異也

○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壑車不摧於太行而
摧於康達有諸曰有無它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
是以古之君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

○
慎言以養其德持氣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

大者莫過於言氣

愛子之道在於教教子之道在於嚴嚴斯成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區於飲食服飾者末矣俗所貴我所賤俗所賤我所貴非我異於俗俗異於我也

盡民之力必傷盡馬之力必蹶

事神不如事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神神有不神者矣

江海爲能大者以其合衆流而歸虛也是故以謙處

已而後能容人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者其唯君子乎小人則知誘而已矣

火非風不然風撲火則息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國非民不治民怨國則亂

木可雕而病於越度金可鑄而疾於躍冶木越度金躍冶雖有良工巧將安施是故君子養質以成器

不有暴獸無以知麟之仁不有惡鳥無以知鳳之瑞不有貪人無以知聖之德能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則天下無不孝能以愛父母之心愛君則天下無不

忠享萬鍾之祿食不過於一七處萬間之厦卧不盈於一席木不能弃土而生魚不能弃水而活人不能弃信而立天以氣運人以識運鬼神其氣識之變乎或曰海有垂拳然而生者謂之墨魚其腹有墨淤於水則以墨蔽其身故捕者往往迹墨而漁之噫彼所自蔽者廼所以自禍也歟人有恃知亦足以鑒

會友人游山檄語曰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真邪行樂之真今日政在我輩春

雨旣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肴核盤盃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

○林子夜對客有粉羽飛繞燭上以扇驅之旣去復來如是者七八終於焦首爛額猶撲撲必期以死人莫不咲其愚也予謂聲色利欲何啻膏火鑠金有蹈之而不疑滅其身而不悔者亦寧免爲此虫嘆哉噫余嘗步自橫溪有二叟分石而釣其甲得魚至多且易取其乙日公所獲也乙乃投竿問甲曰食餌同釣

日曆書
三
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邪甲曰吾方下釣時但知有我而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爲我故易取也子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游矣奚其獲乙如其教連取數魚子咲曰旨哉

判決錄

唐 張鷟

科罪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劉仁軌青襟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序有

司試策無鼂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
合遂巡歛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之肆情搥鼓狀
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遲簡得者不
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
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
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
信浮辭

評允

主爵員外郎梁璨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

史大夫李加爲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奪

疏茅建社剪桐開國隆定鼎于昌基茂勤王之令典
公侯珪組百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絕祗如吳鄧
四縣東海之功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莫不甘棠
教化光宣召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之氣魏宰
智不動俗魯無汗馬之勲李加謀不出凡詐展饑鷹
之効無功而祿不可勵勲臣無德而官如何獎朝士
昔豕突命賞僞新于是覆亡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
敗並爲爵人失叙錫土無罔目遵操斧之柯豈踵覆

車之轍

辯雪

杜俊對仗遺箭于仗內御史彈付法

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莛茅之蔭叨居蘭桂之叢故得佩鞞龍軒腰鞬鳳闕不能翕肩歛氣對黼帳以兢寃俛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石慶謹厚未著于朝儀鄧通驕淫已塵于國典不恭之罪付衛碯以懲科無禮之從從日磔而訓戒雖仗內落箭未

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俱發自合從重而論一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番異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為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田順提與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叅榮半刺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寧以振威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為郊尉雌伏喬玄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之位

祁奚舉薦不避親讐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
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糺黃魚之濁政貪殘有核
賊狀非虛此乃爲國鋤凶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鎚坐
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捨

判罷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
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
是細絹擬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含鷄伏奏轉箸之敏未見稱竒聚米
之能無聞播美張蒼之善笑國用詎肯留情馮勒之
巧計軍儲曾何介意廻長作短異趙達之精心變近
成遙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之絹
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
緊獨無也細絹稱以納庫麤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
苦勞抑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判留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强群弓馬超衆眇其一目
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主上股肱是爲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公
之有典韋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
孟悅之才實兼任鄙之矣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石
投人誰當餘勇越稷門之宇俊從有聞舉大國之關
驍雄可尚昔子夏喪目猶講授于西河左丘失明亦
脩書于東魯殷堪雖眇作牧于江濱丁儀止婚與嗟
于魏帝用大掩小棄短從長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蛇
銜輝乘不以細類爲嫌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大
材可錄小疹何傷旣要所須宜依舊定

駁正

洛陽人祁玄恭賄司勳令徐整作僞勳插入申
奏大理斷恭爲首整爲從恭不伏

止戈爲武靜亂之嘉謀致果爲毅安邊之茂軌疇庸
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用答鷹揚之效祁玄
恭奸回是務逞狙詐于千端徐整乾沒爲懷縱狼心
于百變勳輝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插名黃綬雖
復龍蛇共澤善惡斯殊終是鷄鶴同群是非交錯整
行詐業恭受僞勳兩並日拙爲非一種雷同獲罪執

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貨求求者元無首從

駁審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旣嚴萬金之禮
斯盛張敖勲舊竊湯沐之微滋實固名宗霑脂粉之
餘潤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
範拜官牀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唯允左師之
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館陶之爲子求郎終
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胡越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季

寧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
擇

未減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
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于斗儲官未階于
尺木雞卵之饌雖避嫌疑鵝目之錢若爲窺覘每受
一狀皆取百文未申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
鳧之小吏觸驄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

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職式明三典

案寢

禮部奏海州奏朱鴈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
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與否

典朕三禮大舜委于姜尼分敕六經成王任于刑伯
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
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
岐州俯隣八水斜瞻鸞鷲之峯海部近控三山迴瞰
鯨鯢之穴陳敬所奏瑞鴈翻朱薛泰申文祥麟孕素

施丹霞于日羽冕若朝輪晶白雪于霜毛皎同秋練
旣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于雲空察人刑于水鏡
刻猿猴于棘刺尙且見欺說蠶繭于天宮誰堪輒信
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繫風如何薦廟管窺其事
案記爲宜

